

留越憶往 (下)

山河破碎羈異域

● 楊培基 (華視文教基金會董事長)

口腹之患無妄之災

越南氣候濕熱，蔬菜瓜果，極易腐爛，不宜運補。因此法軍撥付留越國軍之副食品，常以袋裝鹹魚為大宗，其中夾雜具有劇毒之河豚；魚目混珠，習焉不察，官兵誤食後竟肇致死亡數起，這真是「口腹之患」，也是無妄之災！

鹹魚之為害，非獨此也；更甚者是引起「火燒連營」的浩劫。因為鹹魚之簡易食法，多為煎炸，而法方配給之椰子食油，異味甚濃，下鍋之後，必須高溫除臭。沸點既高，油鍋常易轟然竄起火舌，並即引燃木壁茅舍；於是火仗風勢，風助火威，迅速造成「一發不可收拾」之大火。民國卅九（一九五〇）年元月至二月間，蒙陽營區曾歷兩次回祿之災，猶憶法軍鬍子

兵參予全員救火行動，曾有燒掉鬍鬚之感人義行，令人敬佩不已！

民國卅九（一九五〇）年夏，國軍分批遷抵富國島後，法軍開始徵用機帆船越海運送毛豬補給，官兵得以大快朵頤。惟因海運顛簸，底艙悶熱，豬隻死亡發臭之機率甚高，為利清艙，死豬均予「海葬」（投入大海）；因而引來大批鯊魚爭食，並追蹤血腥，逼近島岸。迄至發現海濱游泳官兵，遂誤為是浮海豬隻，美食當前，爭相撕咬，以是斷肢喪腿、甚至葬身魚腹者，連生數起！

管訓總處於痛定思痛之餘，乃下令於海濱泳場架設粗木欄柵，以確保海泳官兵安全。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」，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；這真是血的經驗教訓！

荒島樂園笙歌不輟

富國島鄰接暹羅灣西海岸，位於西貢西南方，長約六十公里，寬四十公里，為越南迪石省之一縣，亦係未經開發之處女島。盛產胡椒、木薯、山芋，近海魚藏豐富，唾手可得。

唯居民僅八千餘人，除華僑八百七十人外，餘均土著。華僑均集居於港埠，以販售百貨及魚蝦加工為業，土著則多蟄居濱海山邊，幾成化外之民。二次大戰時日軍席捲東南亞，諸小國曾以此為戰略物質之運補基地，並築有陽東、洛港兩簡陋機場；而今因時過境遷，棄為荒地，已成歷史陳跡！

國軍到達後，由管訓總處率同第一、三兩管訓處先後集中於西岸之陽東、第二

管訓處分駐於南部之介多；兩地間之交通全賴機帆船溝連，但指揮通訊仍保暢通。島上仍潛伏有零星散股共，活動無孔不入，間有派遣女諜勾引官兵或擄走離隊官兵情事；法軍勢單力薄，警戒鞭長莫及，遂有酌配國軍自衛武器之議，又恐變生肘腋，終作罷論。

也許天無絕人之路，富國島雖跡近蠻荒，但林木參天，椰樹成蔭，檳榔遍野，藤蔓叢生，提供了天然的好建材，國軍得以採用構建舒適之分區兵營。竣工之後，櫛鱗屋比，一望無際，馬路平坦，操場廣闊，歌聲四起，號角相連，儼然成為一制式之海外練兵基地；因之達公（黃杰）司令官曾有一「此日天南飄漢幟，他年遠國受降旗」之壯語，也博得中外佳賓之讚許與驚奇。據傳當時國際反共陣容，確有武裝留越國軍、重整貔貅，參與越南剿共戰爭之研議，惜因限於諸多掛礙而作罷！事雖未偕，然亦足證國際人士對於國軍素質之高度評估與肯定。

裝、書刊、教材、藥物與康樂器材，按月發放官兵零用金；雖是供不應求，但也紓解了燃眉之急，更代表了慈母施予遊子的無比愛心。

此後，國軍得有正規之軍樂演奏、球類活動、戰技競賽、運動大會等「蓄、養、節、宣」之進益；尤其是各種南腔北調之劇藝團隊，更是應運而生，爭相競演，不但在戲服上彌補了原先用麻袋布、嫩樹皮克難繪製之缺憾，而且在劇藝上亦因相對之激勵而日益增進。其中最受歡迎者為豫劇名角張岫雲女士，憑其色藝兩全、唱做俱佳之優越條件，縱橫於當時之「野台戲」上，觀眾如蟻赴羶，掌聲響徹雲霄，真個是蜚聲柳營，口碑載道；回台後，張女士就其原有班底，重整旗鼓，於海軍陸戰隊組成「天馬豫劇隊」，演出遍及台、澎、金、馬，被尊為「豫劇皇后」，復培訓王海玲小姐為其衣鉢傳人，迄今仍紅得發紫。

此外，留越國軍自組之平劇、川劇、鄂劇、湘劇、紹興戲等業餘團隊，亦經常在營區公演，好戲連臺，笙歌不輟，使羈越官兵精神上獲致滋潤，富國島成為「荒島樂園」，迄今思之，猶有餘音繞樑之韻

味！

最令人記憶深刻的是營建兵舍前之伐木過程，官兵日以繼夜，披星戴月，手提馬燈，背負工具，披荊斬棘，深入叢林，好不容易鋸倒一株擎天大樹，切取軀幹，帶隊官用眼一瞄，稍嫌不直，即令丟棄，重覓上材，直至稱心如意為止，真有暴殄天物之憾！

當時以人力抬回巨木一根，通常須用士兵五、六十人，哼呵下山，聲嘶力竭，蠕蠕前進，如蟻搬蟲，「事非經過不知難」，其艱辛殊非局外人所可想像！政府為珍惜資源，曾於部隊船運返台之前，通令將屯備之剩餘木材，一律墊艙帶回，並折價付款，為數不貲，此亦「射馬得獐」之意外「橫財」也！

怒海擒鯨人仰馬翻

富國島氣候宜人，島中鳥語花香，海上水天一色，且與颱風、地震絕緣；棲遲兩年，從不見排山倒海之風，亦無吞天浴日之浪。一年四季，毋分寒暑，均溫在攝氏廿七度左右；但憑單衣、薄毯，即可安度春秋，堪稱「窮人的天堂」，「懶人的樂園」。南端的介多深水港，群山環抱，

波平如鏡，僅有一狹窄之進出通道，為魚類繁殖之溫床。第二管訓處築營於港岸，依山傍水，環境清幽，官兵臨淵羨魚，食指大動，乃以「中隊」為單位，各自打造漁舟，從事簡易撈魚工作，藉補副食之不足。

捕魚方法，是於夜晚將電石燈安裝於船首，罩以白色反光臉盆，凝聚光軸；船緣用繩索密繫白碎布條，盪漾於波光粼影之中，作為誘餌。於是結隊覓食之魷魚，趨之若鶩，競相追咬白色布條，一如嬰兒之口就母乳。此時眼明手快之舟中捕手，猛然用手中撈網一撈，但見活蹦亂跳之紅色魷魚，交疊網中，一次可得十餘尾。此種「土法煉鋼」的捕魚方法，屢試不爽，因而每日菜單中，少不了各式各樣的魷魚大餐；當時飲食醫學不彰，固不知魷魚具有高膽固醇之為害也，思之仍有餘悸！

某晚漁舟依樣葫蘆，結隊下海，子夜時忽見水面冒出龐然黑影，宛若朦朧巨艦，嗣經手電筒聚光照射，赫然發現為一條巨鯨！官兵因有鯊魚侵噬的前車之鑑，爭相驚叫閃避，迅速「鳴金收兵」。上得岸來，七嘴八舌，共商應變大計；結論是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決定連夜打

造鐵鉤，用以制「敵」。

次日天明，「號外」廣傳，官兵麇集岸邊，指證為一莫名巨鯨，判係由港外狹窄之進口追逐魚群，入港迷途忘返。巨鯨或許自知身陷險境，載浮載沉，左衝右刺，吞雲吐霧，狀似焦急；盤桓半日，依然找不到出海之歸路。午餐以後，一捕魚老手鳩集同行精英，配發繫有粗長麻繩之犀利鐵鉤，分乘四艘魚舟，採用分散側擊隊形，直駛巨鯨身邊，以「迅雷不及掩耳」手法，紛將鐵鉤刺掛於魚身。巨鯨負創，猛力前衝，隨即牽引綁附鉤繩之魚舟，疾駛如箭，並隨巨鯨游向左旋右轉，導致捕手人仰馬翻，紛紛落海，後經待命船隻接應上岸，嚇得個個面如土色！

巨鯨身負重傷，血流不止，仍然拖曳鉤繩、覆舟，迴遊港中。久之精疲力竭，奄奄待斃，僅能作垂死之掙扎，終至壽終港內，並隨海潮緩緩推近岸邊；高處遠望，巍巍乎有如泰山一座。官兵見獵心喜，爭相下海，協力以「拔河」方式拉拖鉤繩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竟如蜻蜓之撼石柱，全然難動分毫。直至發動官兵仟餘人，動用木桿、鐵棒，連推帶拉，始將鯨屍推上海灘；然後就地支解，並按單位人數分

而食之。

憑心而論，殺鯨烹食，原本不符人道與「保育」精神，但因該鯨盤踞海港，侵我魚床「主權」，斷我魚撈「生計」，危及「人身」安全；權宜為之，似亦毋悖「正當防衛」之要義也！

集體絕食嚴正抗爭

時至民國四十（一九五二）年十二月，留越國軍遭受法方毀約、軟禁，已逾兩載；而何時能擺脫「畫地為牢」、人權斷喪之痛苦煎熬，仍是遙遙無期！「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」，官兵之苦悶與不滿，自是日益高漲！

十二月十九日，時駐金蘭灣之第三管訓處袍澤，首倡抗議，選定於舉世狂歡之聖誕（十二月廿五日）夜開始，全體絕食三天；富國島上陽東和介多營區，隨即響應（絕食一日），並商定共同成立「留越國軍爭取自由委員會」，發表「宣言」和「自由之歌」，對法國提出抗議，向聯合國提出控訴，呼籲全世界自由人士，給予同情、伸出援手；同時堅決要求送返自由祖國（台灣），不達目的，誓死不休。

廿四日傍晚，群情鼎沸，陽東營區士

兵一員，因仇法情緒高漲，徒手偷襲法軍哨所，奪取步槍一支，殺傷哨兵，並刺死越警一名，踢傷其另一名，幾至引起軒然大波，幸經還槍、道歉了事。絕食指揮部為嚴整紀律，防杜意外，立即由各總隊推派代表，組成「絕食監督委員會」，加強軍紀監察；並規定各單位於聖誕前夕，一律將炊具及鍋、盆、碗、筷，全部集中於蒙陽機場，以貫徹絕食要求。入夜後，「爭自由之歌」聲，此起彼落，響徹雲霄，其歌詞如左：

「我們要自由，
我們要自由！
我們為自由怒吼，
我們為自由奮鬥！
不自由，毋寧死！
自由就是生命，
誰剝奪我們的自由，
就誓死與他搏鬥！」

(下)往憶越留

聖誕日上午，法方兵艦曾向富國島岸發砲示威，並有飛機五架作低空梭巡；似此「火上加油」，益增官兵憤慨！因此，住院傷患與臨盆產婦，一致拔掉腕上「點滴」，峻拒打針、吃藥，悲壯之情，連法

軍看護和黑人傭兵也感動得珠淚偷彈！午後，陽東營區士兵百餘人，鼓譟逼近法軍指揮部示威，迄見法方冉冉升起我青天白日國旗，始相率「敬禮」退回。

十二月廿七日，法方唯恐續有變本加厲之激烈抗爭，改採柔性作法，乃指派勒留霽上校央求黃司令官(杰)共飛陽東，並於廿八日上午檢閱第一管訓處精壯部隊；下午轉往介多營區，召集大隊長以上幹部講話；語多慰勉、保證。卅日上午，法軍南圻司令潘迪中將由西貢飛抵陽東，在我方軍樂高奏中接受軍禮、檢閱儀隊、閱兵分列，並於致詞中讚譽為「節制之師」。

莫不日起有功；足證「唯自助才有人助，唯自立才能自強」，也印驗了我國「不打不相識」的古諺。更值得欣慰的是留越國軍的「現況」與「未來」，已愈獲世人的重視、美國的關切、國際的同情；而我國政府之對法交涉，也彰顯了強而有力的功能。儘管回師祖國、重獲自由之願望，推延至民國四十二(一九五三)年五月始告實現，但「水到渠成」之功，殆以此「絕食抗爭」為嚆矢也！

「我們要自由，
我們要自由！
我們為自由怒吼，
我們為自由奮鬥！
不自由，毋寧死！
自由就是生命，
誰剝奪我們的自由，
就誓死與他搏鬥！」

破天荒於陽東河北岸舉辦「中、法聯合升旗典禮」，敦請黃司令官率同各高級將領共同主持，由我方軍樂隊高奏中、法國歌，升旗後並互祝新禧，當時我隔河觀禮之眾多官兵，注目、法國旗同時升起，交相飄映，莫不熱淚盈眶，舉手高呼「中華民國萬歲」！

留越國軍既獲溫飽，懷於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」之義，乃積極加強教育訓練，磨礪以須，無論「氣、心、膽、力」，均已練臻上乘；「蒼鷹振翅思霄漢，老驥嘶風戀戰場」，以是回台效命之心，日益殷切。

肆、還師祖國

出籠之鳥自由可貴

經過此番集體絕食，嚴正抗爭，中、法兩軍之關係，乃加速邁進「水乳交融」的新里程。此後，法方對補給之改善、管理之協合、連繫之加強、人權之增進等，

民國四十一(一九五二)年九月，政府對法交涉已具端倪，惟在遣返細節上仍有歧見，尚待從長計議；且由我外交部繼續對法協商中。

民國四十二(一九五三)年春、夏之

間，國際局勢好轉。諸如：美國總統艾森豪宣示「解除台灣中立化」、第七艦隊不再阻止國軍出擊大陸，俄首史達林病故，東、西德風雲日緊，蘇聯與以色列斷交，韓戰膠著日深，「越盟」大舉侵寮，泰、緬頻頻告急等；在在顯示共產集團與民主陣容之對抗加劇，自由世界的憂患意識日增。這對當時「只聽樓梯響，不見人下來」的國軍返台交涉，實具有正面之催化作用；而反共陣容對留越國軍這股有生力量之歸趨，亦更加關切。時因法軍對「越盟」之防堵戰事，已是「日薄西山」，且似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」；故對原由我方急如星火之遣返催告，突轉「被動」為「主動」。

四月卅日，法方正式照會，完全同意我「接運國軍返台」之整體方案，並保證予我必要之便利與協助。至此，國軍苦等三年六月、交涉一年又半之回台宿願，終於雨霽雲開，塵埃落定。

民國四十二（一九五三）年五月廿一日，國防部所派接運先遣小組一行，由第四廳副廳長王征萍少將率領，飛抵陽東，告知首批接運軍艦，不日抵達；「萬事齊備，唯欠東風」，官兵莫不雀躍三百。司令官（黃杰）為提振軍威、貫徹始終，乃令飭於廿二日八時，集合陽東營區全體官兵，舉行最後一次之盛大閱兵，邀請中、法佳賓觀禮。

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」，大家都知道這是個臨別的「收心操」，個個精神抖擻，隊伍雄壯威武，樂隊更是提神運氣，吹得震天價響。心之用，大矣哉！

望穿秋水，祖國駛來之首批艦船三艘，果於五月廿三日進泊陽東港外，海面旌旗飄揚，岸上歡聲雷動，袍澤心情，豁然開朗，宛若大旱之得甘霖！隨後，官兵自動修整頭髮、剪除指甲、整備新裝，一如準女婿之待命晉見岳母娘；三年多的積鬱與辛酸，頓時化為烏有！接運留越人員之航次，先後計共七批，每批約三船，每隔三至五天發航一次。

概自民國四十二（一九五三）年六月二日首批艦船抵達高雄起算，先後歷時整整一月；共計運回軍、民、眷屬三萬八千餘人。此一「富台計劃」之順利完成，實國軍史蹟上之光榮紀錄，亦中、法外交上之輝煌成就。

我於返台前奉派介多第二管訓處王佐文部（廣西部隊），擔任基層政治工作

，故隨第六總隊搭上最後離島之「繼光」輪；獨自憑欄，遠望行人絕跡之寬平馬路，整齊羅列之曠棄營房，暗自揮手道別，不勝依依難捨！「荔枝成熟時，依然戀故枝」，殆亦人情之常也！入艙假寐，驀然想起回台的出路，未卜的前程，頻添幾許憂慌；轉念國恨家仇，頓覺仔肩綦重，乃矢志擯除雜念，力爭上游，不惜一切從頭做起。船抵高雄碼頭，第一步踏上祖國的土，真個是心如電擊，身輕如燕。下船安頓既畢，第一件事是先買一串久聞盛名的大香蕉，直覺得既香且甜，不復有越南土蕉的苦澀。第二件事是買兩包「七七」香煙，分償久不知煙味的難友。第三件事是沖個痛快淋漓的冷水澡，滌盡三年多的霉運與晦氣。及至分發「第八軍官戰鬥團」，進駐斗南就緒，即告假漫步街頭，擠身於熙來攘往的歡樂人羣；奔馳於郊野山林，深吸自由空氣。偶然瞥見圈養在藩籬中的開屏孔雀，對比隨心飛躍於林間的小鳥，就愈覺得「自由」的可貴；真高興我已經是「出籠之鳥」！

伍、結語

歲月催人老，時光不留情；屈指我輓

轉湘、桂，羈越返台，距今已五十一載。此期間，既未倒斃於沙場，又未客死於蠻荒，實屬幸事；況戎行以「將軍」解甲，居家復位列「三公」（老公、公公、外公），寧非傻福！回想今日之越南，雖已獨立自主，但仍貧窮落後，甚至今不如昔；時下台灣不乏越籍勞工，且常見越南「出口」之新娘，世事變幻，焉有準定！不知富國島上的原始森林、無盡魚藏，已否開發利用？陽東海岸的碧樹銀灘、落霞孤鶩，是否別來依舊？

附：

讀「留越憶往」有感 甯佑民

相憐棲僻島 往史夢猶驚
勁節寒霜傲 孤忠寶劍鳴
風華君獨茂 翰墨我難京
回首屠鯨日 春秋五二更

讀培基兄「山河破碎」篇有感

葉繼業

烽火燎原山河碎 大逆當前苦撐危
死裡求生精忠顯 還朝蘇武憶寒梅

(下)往憶越留

專門報導兩岸京劇訊息 一份高水準的藝文報

弘報六大特點：

- 一、紙張潔白強韌
- 二、兩版彩色版面
- 三、照片鮮艷美麗
- 四、內容豐富確實
- 五、名家執筆撰稿
- 六、訊息報導快捷

全年報費壹仟伍佰元正，共五十二期

國外訂戶一律美金七十元（航空寄報）

歡迎訂閱，劃撥帳號：一九五五三七〇二——弘報出版社

社 址：台北市永吉路二二三號

總管理處：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一二八號五樓之二

服務專線：(〇二)二二三三二五五一

日夜服務電話：(〇二)二六三三五二六二

傳 真：(〇二)二二三三九〇三二〇・二六三二七五三四